◆號八十三百一第▶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日一初月一十年玄癸

內容目錄

▶誌雜的人個綠枕張◀

。訂 潤格。 有喜其書法者 。請投函良晨好友社轉交

載轉進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日八月二十年二十

既探奪 標 初選揭 曉

熱水袋

明目張胆地和鄭阿瑞打得火一般 楊姨太太亨着楊老爺這些遺產。 0

搜就是咧。 我記得很清楚。昨晚還在手指上 戒。放在那裏。阿瑞道。 起身。忽見心愛的鑽戒。不在手指 來的。便喚醒阿瑞道。你將我的鑽 了一夜。怎就不見呢。阿瑞道。 委實沒拿。你不信。在我衣服裏 戒。難道遺失了麼。 一天。阿瑞還睡着。姨太太也剛 彷彿記得昨夜給阿瑞脫下 姨太太道。 我沒拿你

裝些熱水。也不妨事。高媽廳着姨 太道。別管他。舀掉這袋內冷水。 遺失掉鑽戒。別亂起疑心。姨姨太 放在大衣袋内。一直沒取出來。你 熟水袋內。 姨太太瞧着忖度了 都說沒見着。這纔急了。阿瑞也起 小時。給舀了去。氣性將熱水袋職 昨晚臨睡時。 瑞大衣袋內。取出一個熱水袋來。 來。帮着四處搜尋。高媽忽然在阿 姨大太在阿瑞各個 上的麼。敢莫你將鑽戒。偷了裝在 一大衣袋內避人眼目罷。 太這樣說。便轉袋上的螺絲塞 回。果然沒有。問高媽陳媽 。我昨天來的時候。熱水袋就 又怕傭人們今早換熱 熱水袋不是擺在桌 一會道。 衣袋裏。 阿瑞發 我們 0 搜了

> 擔干係。 問道。 媽同聲道。 見着鑽戒。也沒見你這只 內換的水。陳媽道。我換的 是在袋內。我鬧着玩的。 高媽將袋內冷水傾掉。 着。只機帶笑說道。你別 阿瑞道。這房間內既尋不 戒。阿瑞拿着熱水袋細瞧 馬問內。也得搜尋一遍。随 今天誰給姨太太的 要去槍。 細搜一回。 不見了物事。 倒可 志。鑽戒

太太和阿瑞在傭 一囘。鑽戒却仍沒有。 我們清白了。 人房間 阿瑞

最小第一百三十 八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

印行

一百三十八號

最小第

東馮駡道。看不出。你倒是個賊坏麼。姨太太見尋着了鑽戒。便指着 開。取出粉拍道。這罐裏不是鑽戒高媽道。是陳媽的。阿瑞將罐蓋揭 。快給我捲行李液罷。 **陳媽罵道。看不** 出。你倒是個賊

舀我這熱水袋內水的時候。 鑽戒。我就知有蹊蹺。後來見這袋 但瞧高媽舀出來的水。又是冰冷。 阿瑞很得意的。姨太太說道。高媽 曾經換熱水。纔有水險在減套上。 熱水袋內。舀出一隻鑽戒。知是我 的絨套上。潑了些水。這一定今早 袋內換水時。在大衣袋內。將我 衣袋內。却將鑽戒藏起來。我 水袋。也尋出來。不期在我的 把戲。即仍裝些冷水進去。放 猜想。大概伊們今早給你熱 不見

你偷我鑽戒。大概又是兌錢使用姨太太含着薄慍道。別人不談了

0

你用我的錢。委實不少。遠幹這把

歐。未免太喪良心啊。

在粉罐裏。 粉屑。 這念頭 內搜查 果不出我所料。 鑽形 拍下來的形跡。 上無意拍下這些粉層來。 這樣猜想。 桌上又很清楚。也不像昨天 想錯了 。及至搜不着什麼 頭臉還沒梳洗。决不致用 覺得這半天。大家忙着尋 大約慌忙偷藏時。 便和你到伊 這纔疑心鑽戒 後來見桌上 們房間 0 那知 有些 以為

短 說

糊塗偵探案 (元)

良晨好友社印行

奇心。才自願去承辦的 報上的懸賞告白。觸動了 下半節。而無上半節的。這 白芒探案範圍之內。所以 怪。只因白芒經辦 節。却是歸別人承辦去了 古路暗殺一案。却與衆不 從結束了。惟有白芒偵探 那時這案子。便祇有上 結果。也有窮年累月 頭到底自成線索。有原由 緣故呢。說出來時。也並沒 從來偵探案 與懸賞之關 此案。万 半 是甚麼 本篇所 他的好

每四千張。實價大洋五元。每壹千五百號。實價大洋一角。

元

上海南市新碼頭裡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

郵票通用

條告白。上寫道

在逃未獲。 百元。貯款以待。决不食言 捉拿懸賞h百元。 紫檀色長方面孔。左眼微吊。右 指。受過刀傷。操甯波口音。於 陶得奎。年約三十餘歲。向在 本人捉住。送到者。謝洋五百元 **本月初七日。在蒙古路公德里** 通風報信囚而拿獲者。謝洋二 內。殺死本宅主人秦拾義後。 有黑痣一粒。左手中指食 如有人能將陶得奎 事。身長五尺二寸。 計開留波人

想近來覺得太空閒了。 問情形。如能將陶得奎捉來。 西華德路五百號秦公館啓 這段告白。心中一動。 不如跑 去

快。 。便也懶于囘答。只淡淡的說了 向。房內器具。均已拍賣了抵作房 句。祇道那陶得魁本來住在公德 來打聽這件事的。心中暗想這人 沒有五百元的賞金。 尋線索。何必要靠人家呢。便重振 里六十七號內。 倒在那裏轉五百元獎金的念頭呢 路而來。到了秦公館。見過那一位 黄包車。又轉乘電車。直向西華德 喜的事啊。 金。其餘也沒說出甚麼來。 西席費業新先生。費先生一 颸陶德魁向來在交際科辦事 心想要做大值探必得自己去 一直到材料交易所去。 當下便換了一身西裝 根司的克出門。先坐 現在逃得不知去 也是一 白芒快 件可

幕。那上半節。他自己既 辦事。也不知爲了何事。 是在甯波西鄉。鄞港橋相 那裏探出陶得魁的鄉下 鈔票的賄賂。從交際科 能如此隨隨便便的嗎。 大喜。立刻囘去整備行裝 對於此事。却祇有捉拿恩 說。總須原委淸楚。因果 血的慘劇……。且慢。大 船期。便坐了禮拜二的江 著作也就糊糊塗塗寫下 明强幹。 。這一晚在船上。便 。當下 但是從來 白芒費了 没有探明 **采房阿簡** 張五元

最小第一百三十八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与

屬最小第一百三十八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復原。便一早起來。費了 因吃力得厲害。祇得休息一天。其 高聲叫道。得奎兄在家嗎。上海有 元是穩急到手的了。走上去敲門。 橋地方。問明了陶得魁的家裏。不 早上五點鐘模樣。到了 質在這時候休息。他是最不贊成 趕緊設法。遷住一家客棧住了。實 折。問了幾處詢才。尋到西鄉鄞港 夏無限快活。曉得這一遭。那五百 的。但也無法可想。第二天。人已 的。白芒嘔吐狼藉。 上的風浪雖則風不甚大浪却是 來呢。只 如此之多啊。開門 一分鐘也沒睡着。幸 聽得門內有人答應。 怎麽這兩天上海 受累不堪。 碼頭。白芒 無數的周 來。白芒

怨道。 乃是一 先就問道。不是上海又有信來叫 交易所交際科內的僕人阿簡呢。 來一看。暗暗駡聲該死。原來那寫 騙我了。信遠在這裏呢。我來給你 他。他又怎麼會出去呢。你不要來 道他現已不在家裏嗎。 他出去嗎。昨天也有信來過的。他 有六十左右年紀。不待白芒開言。 心裏懊悔昨天不該休息。 **道。我並不是來叫他出去的啊。難** 信的。竟便是自己出錢運 一看 已動身去咧。白芒吃了一葉。竹 即 要不是你們一封封信來催 個白髮老婆婆。 便把信拿出來。白芒接 預料的大不相同。原 那老婆婆 看上去傾

姚房間。 即跑到賬房裏去打聽道 奎元。甯波人。心中便是 便也跟去。只見他一 趕到五馬路南方旅館去 公事完畢後。急急叫了 日另乘別船。趕囘上海。 **魁已經動身。便也收拾每上海峽,白芒嘆了口氣。** 果然在第二天晚上。便是 海咧。白芒嘆了 變方法。專從注意阿 今天三點 知道自己

誌雜晨良

集說小會社的綠枕張是

光絲個愛

年二角・寄費免加

徐卓呆周瘦鵑胡寄塵范烟橋諸

好·了編·奇內 奇也·成共又容 者要便一一趣• 快嘖不册百的紀 讀嘖拍·六實載 此稱案令十事泰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寄費不加。 改雜作。全書三册。實售大洋一角。 內有枕綠瘦鵑少芹矜蘋鴛繝諸君之小

general and a second se

短篇

說集

張

的。此種理想。竟完全與事 道是的。 中指與食指傷痕。非把手套遮住 大眼鏡了。 自已所料不錯。 時白芒聽了。心中暗暗歡喜。覺得 又何必多間呢。這句話。真寃枉了 然完全曉得了。大約人 得太麻煩了。恨恨道。先生。你既 手帶着手套。] 要掩飾面部上最容易認識的黑 其實白芒又何曾見過這人呢。當 嗎。 大眼鏡嗎。 ,。但右手帶手套。又覺做事 所以右手上必不會用手套 那賬房間裏。覺得此人 又問不是戴着 便不得不借重墨晶的 又因要遮住左手上的 右手上却沒有手套 不是祇有 想來這陶得奎為 也見過咧。 一副圓邊 一只左

白芒的手段。 。那戴先生便不問而知。 此人現在房內。可否請你把他館 方旅館的經理。對他說明此事。說 非一人之力所可捉住。豈不反弄 時也順便可以拿到他五百元的懸 得太平淡了。 信報告秦公館。自己脫身事外。覺 住了他。送去叫他們見了一喜。那 得奎的化名了。當時心裏轉了無 數捉拿的方法。總覺不安。倘然寫 不答應。 來捉。不可使他逃去。那經理聽 應在懸賞金內提出百元謝 但是倘然那人帶着兇器。便 由自己去關照秦公館派 最後才决定去拜訪那南 後來見白芒怨求。又 不足以顯出大值探 不如出其不意的捉 一定是陶

照費業新去叫包探來 幹事的。有些特信不信 告訴「秦夫人。夫人大喜 多鐘頭。才趕到那裏。見 去。心中雖則着急。足足 人在房中午 旅館中從來也沒見過如 客人鎮在房裏。 才勉強答應。 則祇消打個電話去。便 個然查明。正是兇手。便不 膨那人送了阿簡出去後 總理的命令。也祇得 那秦公館沒有裝得 他。又忙了約有一個 此時自己急忙坐 了他。費業新見 分付下面 不要放 所以並

■最小第一百三十八號:

■最小第一百三十八號……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

· 第三張·

良晨好友量印行

裏的人。都死完了嗎。怎麼沒 告經理。經理也是吃驚。一時無法 茶房聽他醒了。不覺大驚。急忙報 時候。一找尋草紙已沒有了。便高 **牀後的馬桶上大便。 將要完畢的** 却還未曾知道被鎖。起身後。即在 随他大聲呼叫。總不理會。這時那 可想。祇得關照暫時不要去應他。 間裏睡着的那人。忽又醒了。一時 聲叫喊茶房。拿草紙進來。外面的 館經理。等得有些着急。不料這房 人是格外發火。大馬道。難道旅館 這時候。正鬧得利害呢。原來自從 **奔南方旅館而來。話說南方旅館。** 日芒同了費業新與包探人等。 一個鐘頭。那旅

那裏是陶得魁呢。

眼鏡。左眼也不是吊眼。右眼皮上 聽此言。頓時愕了半晌說不出話 也沒有黑痣。心中正有些 形。就是請十七八個畫師。都 不能動。又不能跑。這種狼狽的情答應。這可當填急了。但是身子又 臉憑得通紅。還是坐在馬桶上。 人也沒有戴着手套。也沒有戴着 衣服。低聲叫道。糟了槽了。這人 齊衝進去看時。只見那戴魁元兩 費業新一進房來。 便急拖白芒的 田那經理戰戰競競把門開了。 號房間門前。各人都預備妥當。才 出來。又隔了五分鐘。才見白芒領 一羣人趕來。連忙招呼同到八 白芒這時見那 魁的化名。 别而行。 氣。沒得話說。一路走出 得大家受了沒趣。 線索。再行探查。哈哈。 故。並加了無數抱歉的話 些也不錯的。 的猜想果然錯了麼。原本 共出來。都埋怒白芒不該 了华晌。氣還沒有平息。 自認不是。連聲說對不住 茶房。親自 何道理。那種理樣壯陪 的信 白芒自已回去的 去拿了草紙給 那天他在宵神 而且正是白 不覺大怒責 那戴魁元工 白岩山

五五均或角字廣發。。載地本十十照連。收告售披出通位報 計。。數數大每報社。。專出算亦不號加洋五等章聲徵備此 。作滞。多一十小。明求登小

益七路上等敬各如元定益文 智號蓮海品備體蒙旦於智

收莊仁州格請如辭二典漢今讓

橋如社本即詳極述社徵文影 南皋址刊復情多員友求星創

分寄角大册

新體詩葉

妻鳩菜明(內花月容) 倘燕 然子春送錄 游春

荒百 墳年新流丁 歌禽水黃 剛

FP ! 愛讀者請拭目俟之 良晨好友社預佈

來。當下費業新等。帶了包探人等所以白芒等。鬧了一個大笑話出 非他自己。乃是他同來的同鄉啊。 陶得魁。昨已被獲o於今日解送公 **頓時包採人等。** 與他朋友同送阿簡出來。 **然。大致說道。蒙古路暗殺案內的** 罗也料不到陶得魁會這樣捉住的 九黃包車軋住。立刻將陶得魁輕 費業新一見。暗暗打一個招呼。心。坐了一部黄包車。向這裏趕來 同門面。忽見這披查不到的陶得 的捉住了。可憐白芒這時候。做 直到明天早上。新聞紙 同囘秦公館去。還沒走到十幾 走了出去。這個鎮任房中的。却 這一天阿簡來看他之後 一齊擁了上去。 順便一

酬出。 懸賞啊。 堂。所有懸賞金五百元。業已如數 全未提起。 功等分得云。 子來。他總說我探查此案。原自出 朋友面前。 去。心中未免有些懊喪。然而他在 於好奇之心。 由線索人費業新包探汪得 决不肯露出失敗的樣 歷賞金也由別人得了 白芒見自己的 並非為那五百元的

是描寫某事某人或某物最精警的 短篇小說的篇幅。是緊縮的。題材 小說作法漫談

篇小說的質素有四。 「近代文學十講」第七講 寫的文字。(二)是一種很的現象。活寫在紙上。即是 單純的日常瑣細的生活 (四)是極度地應用印象描作者映在自己眼裏當時的 又無梗概無脚色的作品。 是一種概略的暗示。 大特色的省筆法。所成的作 段。答載的人物少而随

結構。可以說不外下列 一篇理想上的完全的句 件主要的事情。

寒

)單純的感動

的人物。(三)幻想。(四)館